

之日於舟千箱，奴不投一楮，動使人割肚以拭其臀，況彼舉止倨傲，每婢視人寔不可忍，縱令彼自賀於妾，何賀乾魚一串，亦不欲買，姊其諒諸，且姊不聞乎？讓岸校兒擒山手，大將玩弄三月，償了宿債三百圓，真是強脫後生可畏者，妾常謂真情要情，假情要利，若要利，則宜擇較任以上，否則知事華族彼，奏任判任雖貴，未足以飽吾曹之腹，焉言未畢，樓外有人高叫曰：三，傭俳優給金表妓忙呼箱奴曰：榮叟請買取彼官員月給表來。

女

一書生入學校，頗通英語，一夕飲柳光亭上，與妓言，

半用英語，妓曰：郎君獨識英語，奴輩不詳，是甚無趣，願教奴以英語，書生意甚得曰：卿才子，卿才子若學之，數月必為大家僕，於英語無所不通，不知卿欲所學何？先妓曰：儕輩相呼，用常語，似無風致，願郎君先教以奴輩之名，書生曰：妙々，妓問：阿竹，曰：蠻蒲，問：阿梅，曰：波，問：阿鳥，曰：弗得，問：阿蝶，曰：洒字，應答如響，妓又問：美佐吉，書生俯首百考不得，又問：阿茶羅，書生益困，拭汗於其額，曰：今者僕不携辭書，近日將懷英語箋一部來，以答卿等百般之問，金銀注銅多，而物價騰，金銀變，而物價逾騰矣，而

妓等產兒與人家一般多倩乳母養之賓客席上亦
公然話之恬乎無愧亦怪也哉一妓既孕有押客十
人不審其父為誰乃招一客告其孕客曰卿擁數客
何獨目我又問一客答曰卿擁數客何獨目我歷問
十客答如出一口妓甚惑焉乃禱清正公之祠曰妾
有娠而不識其父願神誥其入清正之神夢見而曰
汝有十夫均同枕席神亦不辨其主為誰汝腹內之
兒當自識其父汝其問諸妓醒而悟夜深無人效盥
漱焚香坐而撫其腹俯而窺其陰從容語曰神有命
使汝語我以汝父之名汝其告其實忽牀裏有聲曰

阿孃何疑阿孃有十夫觀體則係十人協力所造一
人造首一人造腹有造胸者有造背者兩人造兩手
兩人造兩腳臂與陽莖亦各分造之故兒父有十人
也豈得歸諸一人耶而兒之十指別有造之者阿孃
忘之耶昧入阿孃之室而徒染指於阿孃之帛者往
往有焉是吾指之父也

☆

一妓長于口短于才入皆命曰饒舌兒又曰無眼娘
一日與眾妓侍謀公之宴酒闌妓從容問公曰聞公
卿之在西京也嘗造給花牌以為業不知殿下亦曾
造之耶公愕然無語少頃答曰往時諸子閑散不知

或戲造之，數縱有馬亦官，爵迫在孤之左者，耳近求國家多事，無復一人為這樣閑事者，必笑妓村勝曰：「辭矣。」迎來坊間花牌甚之，價亦隨貴。阿爺每嘆之，妾亦不知其故。今者奉承殿下之話，宿凝冰解夫生之者，寡用之者衆，則牌恒不足，價之貴亦宜哉。滿座皆握手汗于其掌。

士人一個穿錦袴，佩金刀，對飲某樓酒，數行談及字內形勢，竟論郡縣封建之得失，辨駁移刻而不決口。角吐血，古頭噴血，酒冷散爛而不顧也。數妓侍坐傍，聽而倦，妓起而如廁，一妓從之，相會廊下。甲曰：「今日

之客何等，痴漢酒亦不飲，飯亦不食，晡夕半日談，不可解事。妓性不喜，所謂議論者聽之則懊惱，欲眠也。頗有氣力，曰：「阿姊休憫奴，將壓彼西痴，乃相携，曳席兩個古戰猶劇，已遠離坐於西客之間。舉一大白，而問曰：「公等所論果何，論客曰：「僕等所論天下之政體，郡縣封建之利害得失，卿等何間。」馬曰：「屬孟曰：「公等何謬也。夫郡縣封建之得失，秦漢以來先指論而無遺。今復何候。公等歟。」之言，哉。妾聞米圖有共和之政，極公極明，極正極大，雖唐虞之治，不能過焉。公等宜棄古人糟粕，而廢郡縣封建之說，而徇共和之美。